

农村文学丛书

# 王秀兰和姐妹们

于敏 著



·农村文学丛书·

# 王秀兰和姐妹們

于敏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沈阳

## 王秀兰和姐妹们

于 敏 著

☆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 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·4 $\frac{1}{2}$ 印张·77,000字·印数：25,001—52,000 1962年9月第1版  
1964年9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302 定价(6)0.34元

## 前 言

前年写了一篇通俗傳記，叫做《老孟泰的故事》。既然是傳記文字，自然一切以事实为本，除了对于某些情节有所強調，有所渲染，即有所加工而外，沒有任何虛构的东西。不想有人拿小說的尺子来量它，一量，短处就多了。去年又写了一篇通俗傳記，名叫“王秀兰和姐妹們”。原稿送給一个朋友看，看完他說：“你的小說我讀过啦。”这多糟心！我只好赶快声明：“这不是小說，是傳記样式，是真人真事。”

何必在文章体裁上这么頂真？說老实话，是出于保护自己作品的私心。傳記就是傳記，它只完成它自己的任务。它和小說有共同点，却也有根本的區別，不可一概而論。共同点何在？在于两者都来源于生活，都是經過作者头脑的加工。根本的區別何在？在于小說可以虛构，必須虛构，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；傳記則不可虛构，不能离开真人真事的范围。虛构也是对于事实的一种加工，但是加工并不等于虛构。一般地說，写人物傳、工厂史、回忆录和印象記，都是以翔实的事实取信于人，不可出于臆想和捏造。孔明三气周

瑜，这是小說家言。尽管是很好的文学，如果你为周郎立傳，却不能引用在內。

傳記性的作品不可虛構，却必須加工。加工是絕對必需的。艺术加工的巧拙，常常决定这种作品的高低。不管多么动人的人物，多么感人的事情，沒有相应的加工，就不能感染人、激动人。司馬迁傳楚霸王，事事都有所本，沒有任意地添枝加叶。但是他推崇这个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英雄，为他嘔心瀝血，笔下生花，結果《項羽本紀》就成为最有色彩的傳記文学之一。这是翔实的历史，也是光輝的艺术珍品。

什么是艺术加工？加工就是事实的重新組織和安排，使之重点突出；就是人物性格的突出刻划，其精神面貌的深刻揭露；就是历史背景、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闡明；就是运用語言技巧，使之达到艺术性的高度。从这些方面衡量，我写的两个傳記小册子都是很不够的。

我国的傳記文学有悠久的历史。在世界文学的範圍內，中国傳記文学应当站在最前列的地位。从《史記》算起，已經有两千年了。一部二十四史的傳記数以千計，其中有很多是出色的人物傳，也是出色的文学作品。在我們的傳統文学里，許多写真人真事的作品都达到了輝煌的艺术高度。我們古代的文学家，不曾写过某种傳記的人是不多的。既然古代的帝王卿相可以立傳，文人武夫可以立傳，甚至名媛騷客都可以立傳，为什么劳动人民、創造历史的优秀人物不可以立

傳呢？《史記》之所以在傳記文學中放出異彩，不正是因為作者謳歌了一些平民英雄，並且把他們和帝王將相擺列在一起么？

我為王秀蘭寫這篇傳記，並不是因為她有什麼豐功偉業。不，她是一個平常女人，做的是日常瑣碎事兒。她的可貴也正是在這裡。我們處在偉大的創造奇蹟的時代，所有的奇蹟都要通過日常的、麻煩的、億萬次反復的勞動來完成。有誰十二年如一日，不要報酬，不管是赤日炎炎，或是風雪載道，總是早晚奔波，為數百家居民服務，碰到挫折也不灰心，也不停步的么？這就是王秀蘭和她的姐妹們。她們都是受苦人，是從死亡的邊緣上活過來的。受過大苦難，也就體會到今天的大歡樂。黨培養了她們，她們也正如肥沃的土壤，承受了黨的雨露、黨的太陽，正在成長起來。從她們身上，看到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影象。難得的是無私，是忘我，是全心全意為黨、為人民，是永遠覺得自己做的不夠，永遠看到未來。我敬愛她們，所以歌頌她們。

這篇文章如果能成為婦女的一般讀物，成為中、小學的補充讀物，於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有些地方用了夾敘夾評的寫法，用意很明顯，想來不用多加說明了。

作 者

1962年2月8日

# 目 录

## 前 言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引 子 .....  | 1   |
| 二 苦 水 .....  | 5   |
| 三 死 生 .....  | 10  |
| 四 空欢喜 .....  | 19  |
| 五 解 放 .....  | 24  |
| 六 代 表 .....  | 31  |
| 七 新 生 .....  | 40  |
| 八 考 驗 .....  | 48  |
| 九 为群众 .....  | 55  |
| 十 悲 痛 .....  | 65  |
| 十一 幸 福 ..... | 72  |
| 十二 为后代 ..... | 79  |
| 十三 大变化 ..... | 86  |
| 十四 还 乡 ..... | 98  |
| 十五 向太阳 ..... | 105 |
| 十六 深 情 ..... | 113 |
| 十七 結 語 ..... | 120 |

## 一 引 子

鞍山鉄西区的尽西头，有一条共和街，一色是簡易的平房，有紅磚墙的，也有白粉墙的。在一家平房里，住着一个妇女，名叫王秀兰，是第七居民委员会的主任。她四十来岁年紀，飽經风霜的臉相。看她那圓圓的臉盘，細細的眉毛，双眼皮大眼睛，知道她原来是个挺端庄的媳妇。她一早起来，迈出門坎就是一天，跑的是百家子門儿，办的是为大家服务的事儿，累的是自己的两条腿儿。旧社会有句話：道是“人过了三十，草过了天赦”，意思是說，快要枯黃了，不中用了。不中用的是这句泄气的話！王秀兰是越跑越有勁，越跑越年輕。她心里好象生了个太阳，热烘烘的一团，是一把燒也燒不完的火。

街道上有個民办的幼儿园。王秀兰忙掉了魂，每天也忘不了来一趟。她輕輕推开柵栏門，臉上登时堆滿了笑。这是个大院子，周圍圈起淡藍色的木栏杆。三百多个孩子正排成方队，在一个短发姑娘的指揮下唱歌。童音又尖又細，飄在空中，不太入調，可是很迷人。她靠在栏杆上，眯起眼睛听

着，这当儿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。这样的福气她小时候一点也没有。那时的情景好象水里的影子，蒙蒙朧朧地記不清了，記得的只是一个苦字。

孩子們唱完歌，轉臉見了秀兰，忽拉一声散了，象飞奔的小馬群似的跑过来，把她团团圍在核心。

“王媽媽！”

“王媽媽！”

“王媽媽！”

他們大喊大叫，嗓門一个赛过一个，都伸出小手，想把王媽媽的手抓住。秀兰喜的吡着牙，蹲在孩子堆里，伸出两只胳膊，把几个小孩攬在自己怀里。孩子們扑到她的肩、腿上，几十条小胳膊一齐攏住她的脖子。噉，她登时变成个子孙娘娘。这么鬧嚷嚷，这么乱喳喳，可又是这么热烘烘。秀兰給这些小身子一烤，她的心軟了、化了，臉上笑着，可是眼眶里发潮了。这是幸福的眼泪。孩子們都爱王媽媽，見了她就纏住不放。要是他們的小天地里鬧了糾紛，大家就說：“等王媽媽来評个理好啦。”王媽媽說的話誰都听。在小小的心眼里，王媽媽最公平，最講理，也最有威信。

这个幼儿园一共只有四間平房，前边是个大院落，周圍是木栏杆，溜边种了小槐树，嫩綠的叶儿，托出一球球白花，散出酸絲絲的香味儿。別瞧它簡陋，它的背景可雄壯得很哩。那是鞍鋼，祖国鋼鉄的心脏。晴天的日子，大高爐、大烟囱浴在金色的阳光里。下雨的时候，云烟蒸騰，你可从

来没见过这么雄伟的水墨画。夜里红光腾上天空，很久也不消散。請問，普天之下，有几个这样的幼儿园？

你要是来到共和街，当心可别大声喧嘩。要不，妇女一定出来劝你：“唏，同志，輕点，工友在睡觉！”工友睡觉，这可是件大事。他們要睡好、吃好，养好精力，又去投入夺鋼大战，这和六亿人的幸福有很大关系。为了工友不受吵鬧，也为了带好孩子，妇女們自己办成了幼儿园。她們决心不花国家的錢，要用自己的双手平地起家。她們懂得，多为国家节省一分，就能用到急需的事业上去。这不是崇高的思想么？对呀，妇女心里有了党，照党的話办事，起来解放自己，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，也就有了崇高的思想，生出无穷的力量。

秀兰和孩子們亲热了一会，赶紧来到平房里。家俱都还没有做好，屋子里差不多是空的。她看見小凳上坐着两个妇女，其中一个是新娘子，每人把一个睡了的小孩摟在怀里。木匠叔叔还没打好小床。誰要是玩困了，就躺在阿姨怀里睡一会儿。秀兰每次来检查工作，心里都很感动。幼儿园剛剛创办，只发给工作人員一点生活費，还没有薪金。教养員都是二十左右的姑娘，不为銀錢，不为名誉，一心一意在撫养后一代人。新娘子烫了头发，臉上扑了粉，点了胭脂，上身是墨綠的起花緞棉袄，下身是藏青的毛呢褲子，淺臉的黑皮鞋，桃紅的袜子。她一身新，却抱着別人家滾了一身土的孩子，象自己的一样。她不怕脏么，不怕累么？她不怕，只想把孩子照看好。从打盘古开天辟地，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儿？

解放十年，这条街道变化很大。破衣烂衫的人不见了，光腚一身泥的小孩子没有了，臭气熏天的水洼子填平了，垃圾山清除了。家家户户，内外整洁，街前街后，种了小树。春夏之间，绿树成荫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妇女们常常集合在树下开会。清洁卫生，扫除文盲，节约粮食水电，小组互助，办街道工厂，支援鞍钢生产，学习毛主席著作——哎哟哟，这些会一口气也说不完。都是妇女的切身事儿，也都是国家大事。这还用解释么？在咱们国家里，天大的事就是人民今天和明天的利益。要问妇女的生活怎样，这就是她们的生活！她们不愁吃了，不愁穿了，不为柴米油盐唉声叹气了。她们一心一意要成为有文化的、有思想的、有独立能力的妇女，新型的妇女。街道周围盖起了一幢幢四层红楼，是学校 and 集体宿舍。远远一看，小平房好比一层层浪头，大高楼就好象大轮船。到了晚上，电灯一亮，家家户户打开收音机，北京的话儿就在街上飞来飞去。

这些变化都很明显。你背着手前后街一串，就能看明白。随着生活的改变，人的思想意识变了，精神面貌变了，社会风习变了，人和人的关系变了。可是她们并不满足。她们有了社会主义，还要共产主义。她们信靠党，信靠自己的阶级，信靠自己的双手。她们从不识字的、受尽了屈辱的、不知道活着为什么的人，一变而为有文化的、有崇高思想的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，阶级的战士、真真正正的妇女。

现在就以王秀兰为中心，讲讲这些女人的故事。

## 二 苦 水

春天起硷一片忙，  
夏天播种心发慌，  
秋天水淹白茫茫，  
冬天逃荒好凄凉。

这首民歌流传在河南北部，王秀兰的家乡。在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年代里，这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一带又怕旱，又怕涝，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，外加一条无情的黄河，三年两头冲开堤坝，把什么都卷在滚滚的黄河里。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佃农，流尽自己的血汗，荫弄地主的土地。碰到风调雨顺的年景，至多能分到三、五斗粮米，只够一家人吃三个月。另外九个月，一家只得把肠子挽紧，想出种种办法，把性命苟延下去。道是人命如线，这话不假。

她的家乡都是盐硷地，照当地老农的说法，是“种一个葫蘆赔两个瓢”。一马平川的地方，望去一眼霜白，风起处漫天黄土，柳条子索索地抖动。真个是荒凉呀！秋天，大雁南飞，到这一带无法落脚，又扑着翅子腾空而去，发出啾啾的哀鸣，连它们也为这里的人害愁哩。农民把混着泥土的白

霜刮起来，加水过滤，熬成结晶的小粒子，叫做小盐。也有在沙窝里种柳条子，砍下来编成籬筐，送到集市上发售的。妇女们就纺棉花，三天三夜能纺成一斤线，挣的钱顶多买一斤豆子。这么说，活路不是不少么？你哪里知道，那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。她家正当平汉路左侧，正是“中原逐鹿”的地方，兵家必争之地。要快、要丁、要粮、要钱，地主加租，衙门加税，凑在一起就是要命。又有一首民歌为证：

烧一辈子砖瓦窑，

住一辈子烂草房。

熬一辈子小盐，

喝一辈子淡汤。

碾米的只能吃糠，

磨粉的只能喝浆，

织布人穿不上棉衣裳。

王秀兰生长在这地方，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已经得象大人一样白黑操劳了。她家住着三间小屋，墙是用土堆的，顶是用麦秆草盖的。一刮大风，得赶紧用石头压，要不就揭了盖子。下雨的时候，外边晴了，里边还淅淅沥沥地滴水哩。没有床也没有炕。用高粱秆拦起一个框框，里边铺上草，活象是个牛圈。早晨起来，得先摘去头上的草。她每天挎个柳条筐，出去挖野菜、捡豆子。临出门的时候，总是先扒着门缝瞅瞅，见没有人，就一支箭似的窜出去，很怕碰见邻家的小姑娘。身上的破衣服，脚上的烂鞋子，都是讨来的。人家小

姑娘見了，就拿指頭划她：“好不害羞的，穿我的衣服！”

春天二、三月，地里生出野蒿子、回回菜、枪头菜，秀兰家有飯吃了。把野菜挖回来，煮成菜团，毛毛刺儿直扎嗓子，咽一口就是一泡眼泪。野菜老了，树叶子也就长出来了。誰要是不知道树叶子的味道，可以去問秀兰。柳叶、楊叶、槐叶、榆叶、椿叶，沒有一种树叶她沒有尝过。大麻子叶挺好吃，地瓜叶子是上等飯，芝麻叶还有股子香味呢，可就是很少；棉花叶子苦涩，可多的是。爷爷每年种完了地，就出去打小工，掙了錢买几升豆子。爷爷不舍得吃豆子，从菜团子里挑出来，讓給兰儿；兰儿也不舍得吃，又拿它孝敬媽媽。

虽說穷日子难熬，三百六十天也是一年。有錢人家辞灶了，鞭炮卡卡地响，秀兰家还是冷屋冷灶，沒一絲热乎气儿。瞧人家的女孩儿，花棉袄，新鞋子，头上扎着鮮紅的絨头繩，乐的毗着牙笑。秀兰說：“娘呀，我也不要衣，也不要鞋，有根紅头繩就够啦。”娘听了心酸掉泪，偷偷剪下一縷头发，貨郎担上換了一点顏色，用自紡的白綫給女儿染了几尺紅头繩。

小孩子容易滿足，一心等着过年，精神的丰富補足了物質的穷困。地主家过了腊八就磨面，蒸二斤一个的大饅头，点上紅双喜字儿，又杀猪宰鷄，办祭祖的菜，香味从高高的圍牆里飄出来。秀兰家到除夕还揭不开鍋呢。舅舅送来一升高粱，远房叔叔送来一升黃豆。連忙磨碎了高粱，搞烂了黃豆，用高粱面包黃豆餡，也叫做餃子，可是下在鍋里漂不起

来，吃在嘴里石头似的扛牙。天一黑娘就睡了。一根苦肠子，沒有一絲甜味儿，睡着比醒着好受。秀兰可不睡，她兴致高，她要守岁。听着外边劈劈拍拍的鞭炮，小小的心里幻想了些什么，她記不清了。大年初一，太阳照紅了窗戶紙，娘也不肯起来。三百六十天苦日子又摆在头前，多挨一会儿是一会儿。秀兰推开門，看見可街是碎炮仗紙。她滿心欢喜地跳出去，也不怕邻家的小姑娘了。她头上早扎上了紅头繩，早在水缸边歪着头照了个够。她用蹦蹦跳跳的心迎接这新的一年。

这一年黄河决了口子，黄水滾滾而来，好象咆哮的野兽。吞掉了多少人，冲垮了多少房子，誰也沒計算过。这是常有的灾禍，要計算也計算不了啊。

水退了以后，在水漫地里种下小麦，想不到是一年大丰收。麦浪迎风起伏，黄拉拉地不見边儿，順风吹来扑鼻的香味。一家人早掰着指头算了細賬，任他地主剋扣，頂少也得分給三石麦子。一年的食粮不愁了，还可以变卖一点，大人孩子添几件衣裳。秀兰也想好了，要一件花布衫，一件撒腿的月藍布褲子，别的指望她也沒有了。一家人心里快乐，身上也都有了劲儿，好象澆了三伏雨的庄稼。

爸爸天天坐在地头上看麦子，喜滋滋地聞着麦子的香味，单等割麦打場，推磨拉碾，蒸大饅头了。田埂上来了地主的儿子李四，手拿宝盒子，故意搖得嘩嘩地响。宝盒子是一种賭具，現在的年輕人未必見過。当下李四說：“傻坐在这里瞪眼呀，这多沒意思，来，咱們玩一和。”

年輕人好勝，心想撈他幾個錢也不錯。他想錯了。那些地頭蛇最滑最毒，實心眼的莊稼人怎能玩過他。他先給你一點甜頭，引你上鉤，其實是黃鼠狼給雞拜年，不懷好心的。不出一個時辰，三石沒到手的麥子全賠上還不夠呢。

秋收以後，地主的家丁下來討賭賬了，做威做勢，麥子沒留下一粒，还把姑媽家的小牛犢也牽了去。

爷爷气炸了肺，抄起一根枣木棍子就往儿子身上掄。老人一行是罵，一行是淚。這是活命的口糧呀，一陣風不見了，連個響聲都沒聽見。日子可怎麼過啊！他恨是恨的地主，打是打的自己的親骨肉。爸爸溜了，藏了起來，他沒臉見一家老小了。過了一個月，舅舅把他找回家來。

這時全家只有硷地的草根好吃。秀蘭直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，娘餓的兩腿打晃，兩眼發花，頭上的虛汗有豆粒那麼大。她跟娘出去撿柴，回來看見一伙人圍在院子裡。爸爸躺在地上，已經吊死了。爷爷六十多歲的人，老年喪子，把自己的胸膛都撕碎了，拿頭往牆上撞，撞得滿臉是血，幸亏四鄰八舍把他拉住，才留下一條老命。娘呼天搶地，哭得暈了過去。秀蘭從這時就成了孤兒。

寡婦帶上孤兒，挂上一根棍子，出門討飯去了。有熟人的村子不好意思去；人窮志不窮，堂堂正正的莊稼人，熟人面前開不了口。只得跑出二十里地，找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富戶人家都養着大狗，有小牛那麼大，呲着牙象狼。後來很長一個時期，秀蘭聽見狗叫就心跳；她小時候吓破了膽。

### 三 死 生

誰能想到，一个黄毛小丫头出挑成大姑娘，鮮綠的水葱一般。从小忍飢受寒，她能不瘦格棱棱的么？可青春就是美，到了成熟的时候，象那挡不住的水，处处流露出来。秀兰黑乎乎的紅臉，圓圓的臉盘，眼神儿又精明，又柔和，显出天生的淳朴。漆黑的头发，烏黑的眼珠，照家乡的說法，是个黑俊。

爱美是姑娘的天性，宁肯餓三天肚子，也得省下几文錢，貨郎担上买几綵彩綫，給自己的鞋子扎上朵花儿。可是她一双天足，当时說不尽受了多少奚落。她二大爷說：“小兰，你啊，瞧你两只大脚，誰能要你？你二月里嫁出去能活三个月，十月里嫁出去連两个月也活不了。人家生打也能把你打死。”女人的命运要由一双脚来决定，現在的姑娘一定很难理解。那时候，女人不纏脚就算个怪物。爷爷可是个开明派。他說：“別听那些蠅蠅叫！沒有要的怕啥？我当小子养着你，我正好还缺个孙子呢。”

話是这么說，大脚可不好穿綉花鞋。富家的姑娘早都纏了小脚，走路扶着墙根，腰肢扭搭扭搭的。当时就有人爱看